



南新街58号： 气节与初心

明府城史话

□钟倩

“人民艺术家”老舍先生与济南这座城市有着深厚的情缘,他在这里留下很多难忘记忆,在创作方面也收获颇丰。秋日的午后,跨过朱漆大门,我走进南新街中段58号(过去是54号)老舍故居,望着绿意迎面的小院,白墙青瓦,古色古香,对面的影壁挂有“福”字,为小院增添了几分喜庆,而院中的盆栽植物、荷缸、石榴树,见证着老舍在此写作、待客、休息,以及一家人的生活场景。目光掠过老舍先生的塑像,我不禁顿觉心头温热,耳畔响起他对这座城市的心灵独白,“四年虽短,但是一气住下来,于是事与事的联系,人与人的交往,快乐与悲苦的代换,便显得在这一生里自成一段落,深深地印划在心中;时短情长,济南就成了我的第二故乡”。(见《吊济南》)

时短情长,短的是他与这座城市肌理的相亲如故,长的是留在这片土地上的眷恋和乡愁。其实,他的作品就是最好的见证人。在济南的四年多里,他结婚生子,为大女儿起名“舒济”,有着感念济南之意;他的创作也迎来高峰阶段,奠定了他当年在文坛的地位,也开启了他成为职业作家的路程。老舍先生在济南先后创作长篇小说《大明湖》(后烧毁,他根据记忆写成中篇小说《月牙儿》),长篇小说《猫城记》《离婚》《牛天赐传》,短篇小说《微神》、短篇小说集《赶集》,其中,《猫城记》后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奖,《离婚》被称为老舍“第一本完美的作品”;他创作的散文更是广为流传,《济南的冬天》《济南的秋天》《趵突泉的欣赏》《大明湖之春》等,成为赞美济南长诵不衰的经典佳作,他为宣传济南做足了广告。

令人印象深刻的是,长篇小说《大明湖》是以济南“五三惨案”为背景创作的小说,刚进济南时,他看到城楼上挂着“勿忘国耻”的破布条,西门与南门城墙上留有炮眼的痕迹。走在街头巷尾,每目睹此景,他心中便激起慷慨之情。教书上课之余,他经常走街串巷,收集“五三惨案”的详情,经过半年多的深入调查,第二年夏天他完成《大明湖》,一改往日幽默的笔调,他的文字充满激愤悲怆。倍感遗憾的是,投给《小说月报》后,不幸在“一·二八”敌寇炮火中烧毁了。事后,老舍幽默地说,“到济南后,用新稿纸写的第一部小说就遭了‘火’劫,总算走了‘红’运。”

虽然带有济南历史文化烙印的作品《大明湖》没有留存下来,但能够从中窥见他在同胞遇难和国难当头面前身为知识分子的担当和气节。什么是气节?1954年,老舍在《痴人》中写道:“谁知道这点气节有多大用处呢?但是,为了我们自己,为了民族的正气,我们宁可贫死,病死,或被杀,也不能轻易地丢失了它。在过去的八年中,我们把死看成生,把侵略者与威逼利诱都看成仇敌,就是为了那一点气节。我们似乎很愚傻。但是世界上最良善的事差不多都是傻人干出来的啊!”就是为了那一点气节,气节就是捍卫真理、民族正义,当然也包括文学初心。他在《感言》中袒露文心,“只把热情写在纸上,大概算不了诗人,我想,一个真正的诗人,必是手之所指,目之所视,都能使被指的被视的感到温暖。诗人是一团火,文字、言语、行动,必有热力;若只在纸上写些好听的,而在做人上心小如豆,恐怕也就写不出最光辉的东西来吧?好听与伟大还相距甚远。”

1930年到1934年,老舍在青岛教学,任山东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1937年8月,“七七”事变爆发后,他从青岛回到济南,在齐鲁大学教书。同年11月15日,战事蔓延,日军攻打济南城,为了抗战老舍被迫离开济南。当天傍晚,他收拾衣物,装入皮箱,并与妻儿告别。他深情凝视,又满眼无奈,“弱女痴儿不解哀,牵衣问父去何来。语因伤别潜成泪,血若停流定是灰!”他除了万般不舍,还有百

般不放心,他无法把眼前乌云压顶的困境和自己内心的惶恐告诉他们,但是他心底有一个信念,任由风雨摧折屹立不倒的信念,就像他事后写到的,“战事的消息越来越坏,我怕城市会忽然被敌人包围住,而我做了俘虏。死亡事小,假若我被他们捉去而被逼着做汉奸,怎么办呢?这点恐惧,日夜在我心头盘旋……是的,我在济南,没有财产,没有钱;敌人进来,我也许受不了多大的损失。但是,一个读书人最珍贵的东西是他的一点气节。我不能等待敌人进来,把我的那一点珍宝劫夺了去。我必须赶紧出去。”在朋友的帮助下,老舍提着一个小皮箱来到火车站,人群拥挤不堪,朋友无奈从火车窗口把他塞进车厢,他才顺利踏上武汉的旅途,到达汉口后就紧锣密鼓投入到通俗文艺抗战的事业中,后来他被任命为中国文艺界抗敌协会负责人。

离开济南的时候,老舍曾下定决心,“我必须回济南,必能回济南,济南将比我所认识的更美丽更尊严。”一字一句,语气铿锵,氤氲出他对济南这座城市深切的眷恋,抛妻别儿的痛苦,还有比之更胜一筹的是知识分子的气节、坚守和不屈的精神。如他在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上所说:“我是文艺界中的一名小卒,十几年来日日操练在书桌上与小凳之间,笔是枪,把热血洒在纸上。”

今年初,老舍先生《四世同堂》完整本正式出版,这部著作创作于1944年,他在戒烟、头昏、打摆子的不堪状态下完成三十万字,第二年由于病痛加剧,只完成三分之一,剩余三分之二留待美国完成。没读过这部著作很难体会到从抗战年代走出来的老舍的精神高格,全书大结尾处,他借诗人钱默吟的自白书,道出自己隐藏心底的担当与尊严:“你们最根本的错误,就是不拿中国人当人看,因此你们收起好的举止和礼貌,用兽性对待中国人,想着中国人会因为惧怕而投降。我必须承认我们中国人不是很讲卫生,也不是很有秩序,而且大多数人都很穷,但是我们毕竟是人。就比方我自己,我最好的衣服就是一件蓝布长衫,但是我总看不起有些人虽然身穿绫罗绸缎,但胸无点墨——那纯粹是不学无术的绣花枕头。而我虽然很穷,也看不起你们,不管你们有多聪明。最基本的哲理——世界上所有的人都不是人。假如你们不懂这个基本道理,你们愚蠢得不如条虫子。”

钱默吟的自白其实也是一篇檄文,“想想看——八年了,你们遭到中国人的反抗,这反抗来自肮脏、穷苦、没有文化,被你们看不起的中国人。我自己呢,除了能读点儿书以外,和他们也没有什么区别。你们伤害了我的自尊,也伤害了他们的自尊。你们侵害了我们国土的完整。因此他们和我,一定要反抗到底。对你们来说这好像是奇迹,其实就是一只小猫被逼急了也会挠人的。”

此时此刻,我站在南新街58号小院里,思绪翩跹,恍若穿越时空与老舍一家坐在马扎上亲切交谈。一切都在向前飞逝,不可阻止的变化,唯有屋内墙上挂着的那张全家福,永远定格住他们一家的欢乐时光:只见老舍穿古时长袍,妻子胡絜青着一身旗袍,抱着孩子立在花草树木中,夫妻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就像他写的打油诗,“爸妈随女扯书,一家三口乐安居。济南山水充名士,篮球猫球盆里鱼。”老舍离开济南五年后,胡絜青带着孩子辗转前往重庆,一家人得以团聚。从此,老舍一家与济南彻底告别。但是,他的情感纽带在此,他的文学福泽在此,他的幸福记忆在此,永远长存,与满城泉水和老街老巷一起,在历史长河中生生不息。

榴花飘香,今又飘香,南新街58号小院,依旧如昨,静寂又安详,令游人们无尽遐想。

【泉城记忆】

一个世纪前的走方郎中

□韦钦国

清末谴责小说《老残游记》里曾多次谈到老残行医的情况。老残名铁英,系江苏徐州人,职业是走方郎中,曾师从一个“受异人传授”的道士,“摇个串铃,替人治病糊口,奔走江湖二十年。”其主要游历地点在山东,多次停住或路过济南,使得我们能够了解一下一个多世纪前走方郎中的行医情况。

一是摇铃行医。在第三回《金线东来寻黑虎 布帆西去访苍鹰》一章中,开头便写道:“到了次日,觉得游兴已足,就拿了串铃,到街上去混混。”串铃亦称虎撑,是走方郎中的标配,多为铜质或铁质,圆形中空,里面有滚珠,通过套在食指和中指上摇动发声,虎撑咣啷啷一响,人们就知道走方医来了。摇铃行医历史久远,据说始于扁鹊。同仁堂、宏济堂的祖上都是摇铃行医的走方郎中。

既然有走方郎中,自然也有坐堂医生,史载济南最早的药店是开业于明朝的颐寿堂药店。19世纪末20世纪初,当时济南比较著名的药店千芝堂、宏济堂、济诚堂等都设有坐堂医,他们多半是药店的职工。还有一种挂牌医,只在药店坐诊开方自己不卖药,开方后患者就在药店买药,双方属合作关系,这类医生一般都是名医大家。

二是隔帐诊脉。在传统文化中有男女授受不亲的礼俗,即便医生给人治病也不能与女患者面对面,病人家属也要在场。老残在街上“混混”时,路过“高公馆”,被“一个瘦长脸的人”即抚院内文案差使高绍殷请到家里为小妾“看喉咙”。“高公让老残西面机凳上坐下。帐子里伸出一只手来,老妈子拿了几本书垫在手下,诊了一只手,又换一只手。”这里说得很明白,老残是坐在西面机凳上隔着帐子切脉的,且有高公与老妈子在场。

切脉之后,老残感觉病人“两手脉沉数而弦”,就提出来要看看病人的喉咙,这才“将帐子打起,将他轻轻扶起”,老残“对着窗户的亮光,低头一看,两边肿得已将要合缝了,颜色淡红。”此时,老残方才看清病人的真面目——“约二十岁光景,面上通红,人却甚为委顿的样子”。扶病人的仍是高公而非老残,老残除了切脉之外没有与病人有任何身体接触,严格遵循着男女有别的界线,只是“对着窗户的亮光”来看了病人喉咙。

在同时代的作品《红楼梦》中也有类似情况。比如第六十九回《弄小巧用借剑杀人,觉大限吞生金自逝》中,太医胡君荣为尤二姐诊治时,就请求在场的贾琏:“医生要大胆,须得请奶奶将金面略露露,医生观观气色,方敢下药。”贾琏这才命人将帐子掀起一缝,尤二姐露出脸来。

三是医术高超。走方郎中自然水平有高有低,水平低或骗人的被称为“尖”,医德医技高者被称为“腥”,常有疗效好、见效快的偏方妙药,老残就属于这一种。第一回《土不制水历年成患

风能鼓浪到处可危》老残刚一出场,就治好了黄瑞和的病。黄瑞和“浑身溃烂,每年总要溃几个窟窿……经历多年,没人治得。”结果让老残治好,只是书中没说采用的什么法子。

在第三回中,老残通过对高绍殷的小妾切脉与观察,判断“这病本不甚重,原起只是一点火气,被医家用苦寒药一逼,火不得发,兼之平常肝气易动,抑郁而成。目下只需吃两剂辛凉发散药就好了。”先是“在自己药囊内取出一个药瓶、一支喉枪,替他吹了些药上去”。然后开了一个名叫“加味甘桔汤”方(生甘草、苦桔梗、牛蒡子、荆芥、防风、薄荷、辛夷、飞滑石八味药,鲜荷梗做引子)。其效果如何呢?“不过三四天,病势渐退,已经同常人一样。”

在“二集”部分第六回《斗姥官中逸云说法 观音庵里环翠离尘》,连贵说:“昨儿王妈回来就不舒服得很,发了一夜的大寒热,今儿一天没有吃什么。”老残看了一眼认为“不过冒点风寒,一发散就好了。”果然,王妈“昨夜吃了铁爷的药,出了身汗,今日全好了。”不过一日即见效。三个案例,三个病症,老残都能治好,足以说明老残这个走方郎中是有水平的。

四是注重医德。老残为人治病都没有主动要钱,都是对方主动询问。老残离开黄瑞和处准备“去济南府看看大明湖的风景”时,黄瑞和主动封了一千两银子算是酬劳。而给王妈治病彼此则压根没有提钱的事情。在第三回,老残为高绍殷的小妾诊了病,开了方,同样未提收钱一事,而是高公主动询问:“药金请教几何?”老残答道:“鄙人行道,没有一定的药金。果然医好了姨太太病,等我肚子饥时,赏碗饭吃;走不动时,给几个盘川,尽够的了。”这既说明了老残对自己医术的自信,也说明他不看重钱财,将治病救人、将医德放在了前头。后来,高公看小妾的病好了,“喜欢得无可如何,送了八两银子谢仪,还在北柱楼办了一席酒,邀请文案上同事作陪,也是个揄扬的意思。”老残的名声就是这样传开的,“一个传十,十个传百,官幕两途,拿轿子来接的,渐渐有日不暇给之势。”

岁月变化,一个多世纪前的这些医俗有的已经消失,有的却依旧存在。